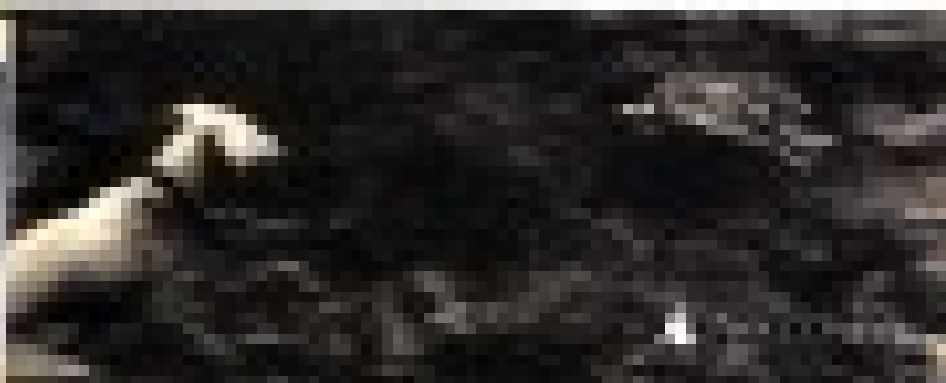


1998年10月10日 星期二

1998年10月

# 民间，民间

1998年10月10日 星期二



杨延康 胡武功 陈锦 王文澜 王福春 等 撰文/摄影

一石文化 主编

# 民间，民间



陕西省大荔县古时称同州府。从前，乡下的孩子最喜欢那些贩牲口的、换粮食闹猪的外乡人来村里，让沉寂的老村拥有片刻的热闹。尤其是冬春时节，那帮掂枪撵兔子的人过路时，更要引来好一阵兴奋。这帮人身后跟着一群瘦狗，长腿长嘴细腰杆，长得古灵精怪的。狗模样凶巴巴的，却有个文绉绉的名字，叫细狗。细狗擅跑，奔跑速度比普通狗快三四倍，在一马平川的渭河滩地撵起兔子来，比枪还管用。只要远处的野兔一露头，便如离弦箭般蹿出去，几分钟就把野兔逮回来了。——《细狗》





人文地理

# 民间，民间

杨延康 胡武功 陈锦 王文澜 王福春 等 撰文 / 摄影

一石文化 主编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间, 民间 / 杨延康等撰文、摄影; 一石文化主编. —桂林: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4.5  
(人文地理)

ISBN 7-5633-4508-6

I. 民… II. ①杨…②一… III. 社会分析—中国  
IV. D6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19719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
网址: [www.bbtpress.com](http://www.bbtpress.com)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(北京西直门外文大东路31号电子楼9层 邮政编码: 100044)

开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张: 7.75 字数: 146千字

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民间在哪里？当然在民间，这是谁都知道的。但是我们通过媒体、知识和旅游接触到的所谓民间，其实往往是“社会”，是“现实”。真正的民间，那个潜藏在社会与现实底层的鲜活、顽强的民间，也依然在我们周围，只是它需要像本书的作者们那样将姿态放下来，以一种“诗意”情怀融入其间。

这本书连用两个“民间”，是想通过词语递进的关系强调它所展示的民间的底层，鲜活，顽强，它试图以对民间的深入挖掘和阐释以及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像，揭示一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“民间”。所以，选取角度和图片的另类并不是本书的初衷，对于游离于“我们”视野之外的底层社会生命力的展示，才是结集和展示它的目的。

# 目录

## 谋生在都市的边缘 8

撰文 / 张晓松 摄影 / 卢现艺

## 斫石山 42

撰文、摄影 / 牛国政

## 悲悯的歌——中国麻风群落考察 62

撰文 / 陈远忠 摄影 / 杨延康

## 新疆棉田里的拾花工 92

撰文 / 陈旭 摄影 / 彭祥杰

## 游走江湖的大篷部落 112

撰文 / 陈旭 摄影 / 彭祥杰

## 城墙下的古戏班 134

撰文、摄影 / 胡武功

**茶 客** 146

撰文、摄影 / 陈 锦

**麦 撈** 162

撰文、摄影 / 张惠宾

**细 狗——关中平原上的狂飙** 182

撰文 / 王 彤 摄影 / 王宪平

**中原猪市——河南乡间猪市上的牲畜经纪人** 194

撰文、摄影 / 张惠宾

**自行车王国** 210

撰文 / 肖复兴 摄影 / 王文澜

**中国人坐火车** 230

撰文 / 石宝琇 摄影 / 王福春





**谋生在都市的边缘**



撰文 / 张晓松 摄影 / 卢现艺

这里记录的，是那些从边远山区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，他们处于城市的底层。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一块试金石，照见各种人心。一些人对他们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；一些人则对他们蔑视或厌恶；有学问的人把他们作为“边缘人”进行研究；有良心的人对他们施以怜悯和同情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对他们加以关注并试图理解……无论城市怎样看待和对待他们，他们都从容地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中，创造着自己的生活。

## 从“川军”入黔到“黔军”崛起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像其他的大中城市一样，山城贵阳遭遇了外来打工的农民大军，不过百十来万人口的城市，很快就被塞得满满的。操一口川音的四川人，拿着扁担挑着箩筐，浩浩荡荡穿行在大街小巷，一路吆喝着，挖泥巴、盖房子、掏厕所、爬梯子、拉板车，五花八门，是活就干；既不挑肥拣瘦，也不漫天要价。很快，贵阳城里上至身价百万的富翁，下至收入几百元的市民家里，所有的重活、脏活、累活、苦活都让他们垄断了。贵阳人给这些打工的农民起了个雅号：“川军”。在四川和重庆本土，他们的另一个称谓：“棒棒军”。

四川土地肥沃，号称“天府之国”，但终因敌不过人口众多，在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，剩余劳动力就开始大举向外扩张。当初，川军刚入黔的时



▲ 初次进城，“背兜”们就这样露宿街头。



▲ 几年前,垃圾场曾经是一片混乱,垃圾车到,拾荒人便一哄而上。





- ▲ 人们就是这样用背兜运走了南明河的淤泥，如今河水变得清清爽爽的了。
- ▼ 几年前那惊心动魄的拾荒场面。

当你在大街小巷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时候，也许你视而不见；但当你需要的时候，只要喊一声“背兜”，他们就会立刻出现在你的身边；

他们来自幅员辽阔的西南山区，在城市的边缘处重建新的生活。

在户籍管理的术语中，他们被称作“流动人口”；在职业的细分中，他们是搬运工、拾荒人、小生意人、街头擦鞋匠……

在大都市中他们显得无足轻重，然而城市化的进程却少不了他们。

张晓松田野手记

候，来自同一个家族或乡村的.....>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家乡的亲情、友情在异乡变成一种强有力的竞争优势。川军靠人海战术，农村包围城市，齐心协力，卖苦力挣钱。一时间，到处可见的川军，使那些曾被视为最下贱的工作，变成了激烈竞争的目标。山城贵阳的日子因此显得快乐。

川军的到来，改变着城市的面貌，也改变着传统的观念。没几年，川军迅速占领一个又一个城市，连那些不知名的小集镇，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。80年代末，川军人黔达到高峰。有人做过统计，一年中，川军从贵州带走的人民币在7亿元以上。这个数字曾经使贵州的一些经济学者深感痛心，一个本来就不富裕的省份，居然流走了7亿元！人们大声疾呼“黔军”应该崛起，走出大山，到城市里来寻找发展的机会。然而那时，封闭的贵州山地上的农民，还流连在自己贫瘠的土地上苦挨苦熬。

勤劳和聪明是川军最大的本钱，也是他们所向披靡的秘诀。在成都、重庆、贵阳、昆明等西南大城市的成功实践，使川军不断成熟。他们一边劳作，一边将目光投向更远处的沿海和中原地区。渐渐地，人流朝着广东、深圳滚滚而去；再后来，又挥师东进浙江、上海，北上北京、东北。剩下的小股部队，放下背兜扁担，挑起箩筐，推起板车，开始在贵阳做起小生意：从批发商那里兑来水果、蔬菜，大街小巷串着零卖，或摆开修鞋摊，或在澡堂里给人擦背修脚，或者开起了餐馆饭店，逐步晋升到商业阶层。川军的演进终于将进军贵阳山城的机会留给了黔军。

黔军不像川军那样浩浩荡荡，声势显赫，他们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贵阳。

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每当清晨来临，太阳还没睡醒，就有一些包着帕子、穿着百褶裙、缀着大耳环、扎着绑腿的个子小小的少数民族妇女，提着硕大的编织袋，默默地行走在晨光熹微的街道上。她们在一栋栋居民楼的垃圾道



里翻拣，在街道两旁的果皮箱中搜索。等到人们上班时，她们早已背着鼓鼓囊囊的大编织袋回到住地分拣收获。到了中午，她们又再次出行，搜索垃圾。这些女人大多数来自被称为“歪梳苗”和“打铁苗”的两个苗族支系。几年时间里，拾荒的人数不断增加。渐渐地，在贵阳市的几座大型垃圾填埋场附近，出现了许多棚屋区，聚集起一些以捡垃圾谋生的群体，这座城市里多了一种被人们称为“拣渣渣”的以拾荒为业的人群。再后来，一支被称为“尖尖苗”的妇女也进入了城市。尖尖苗举家进城从事的不是拾荒，而是拉着板车沿街卖煤巴，那时，贵阳市还有相当一些居民使用煤炭做燃料。别小看了这些女人，正是她们，拉开了黔军入城的序幕，跟在她们后面陆续来到的，是高原上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。

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黔西北高原山区的农民坐不住了，他们成群结队涌入贵阳，大街小巷到处可见背着背兜满街游走的人群。他们帮人抬泥巴，背东西，搬运货物，成为继川军之后第二支大规模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群体。贵阳人称他们为“背兜军”。这时期，贵州省开始大规模的道路交通建设和城市建设，“背兜军”顺利接过川军的接力棒，开始了在城市中的创业生涯。

黔军大多生活在地理条件和生活条件艰难的高原喀斯特山区。打开地图就会看到，这些地方万山耸峙，石峰连绵，景色壮丽而土地贫瘠，是贵州人口密集程度较高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少的地区，也是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。以织金县为例，36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生活着70多万人口，平均1平方公里土地需要养活200多人，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。高速发展的城市，就成了山地人的希望之都。

古老的山地与现代城市有着天壤之别，对于黔军来说，城市的一切都是陌生的，他们能够在城市里找到谋生的方式吗？他们能在这里建立根基吗？城市人能接纳并允许他们成为其中的一员吗？一切都是未知数，而他们别无选择，他们走进山城探险来了。